

烟雨杏花◆别致浪漫主义系列

绯闻

朱文颖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绯闻/朱文颖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1
(烟雨杏花——别致浪漫主义系列)
ISBN 7-80673-034-6

I. 绯... II. 朱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4019 号

丛 书 名: 烟雨杏花·别致浪漫主义系列

书 名: 绯闻

著 者: 朱文颖

责任编辑: 李艳明

美术编辑: 宋丕胜

封面设计: 点石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齐欣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ywycbs@public.sj.he.cn

印 刷: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(石家庄市柏林路 7 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

字 数: 191,000

印 张: 7.75

版 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0,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673-034-6/I·0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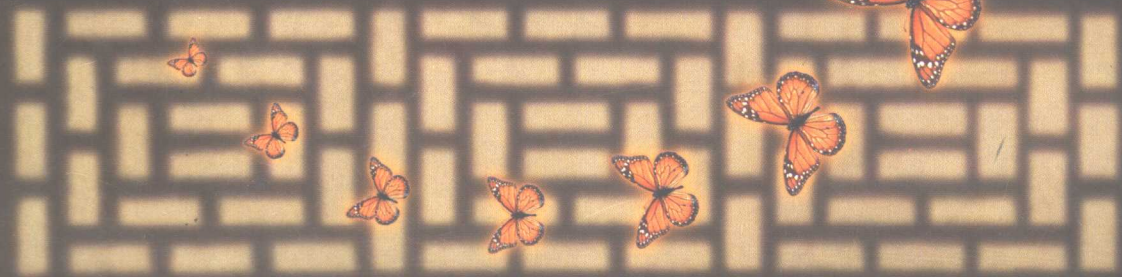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13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芸娘取了一枝并蒂茉莉，插在簪上。刚才洗头的时候，婢女小红在水里放了些桃红花瓣，那是今年春天时落下来的，院里那棵老桃树，一夜风雨下来，便是满地的落红，芸娘让小红拿了两只陶罐，装满了，一只埋在隔壁沧浪亭爱莲居的屋檐底下，另一只则用来熏茶焙香。当然，夏天时芸娘是不用桃花瓣熏茶的，待得荷花初开时分，说也奇怪，那荷花晚上含苞，拂晓一露便尔然盛开，而芸娘总是用小纱囊裹上些茶叶，把它放置在花心。但不管怎样，用桃红花瓣淡水沐浴，毕竟也不是常有的事情，因此芸娘觉得，今天的头发就特别松软起来，而头发感觉松软的女人通常是会觉得心情愉快的。所以说，在这个黄昏的时候，芸娘实际上是心情愉快的。

烟雨杏花 ◆ 别致浪漫主义系列

朱文颖 . . . 绯闻





目 录

1	浮生
25	绯闻
37	禁欲时代
53	乱
72	一个沙漠中的意大利人
81	阿三与猫
91	豹
110	十五中
126	病人
145	世纪之末的爱情
156	金丝雀
184	刀客
200	小芋去米村
210	艺人



浮生

孤

芸娘取了一枝并蒂茉莉，插在鬓上。刚才洗头的时候，婢女小红在水里放了些桃红花瓣，那是今年春天时蓄下来的，院里那棵老桃树，一夜风雨下来，便是满地的落红，芸娘让小红备了两只陶罐，装满了，一只埋在隔壁沧浪亭爱莲居的屋檐底下，另一只则用来熏茶焙香。当然，夏天时芸娘是不用桃花瓣熏茶的，待得荷花初开时分，说也奇怪，那荷花晚上含苞，拂晓一露便乍然盛开，而芸娘总是用小纱囊裹上些茶叶，把它放置在

花心。但不管怎样，用桃红花瓣浸水沐浴，毕竟也不是常有的事情，因此芸娘觉得，今天的头发仿佛就特别松软起来，而头发感觉松软的女人通常是会觉得心情愉快的。所以说，在这个黄昏的时候，芸娘实际上是心情愉快着的。

愉快着的芸娘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回头对正在花格窗前的三白说道：今天埂巷那边的老妇人又来过了。

三白嗯了声，并没有答话。他正盯着窗架上一盆莛萝藤蔓的盆景看，两只小虫爬在上面，一只是暗青色的蟑螂，另一只则是淡淡的粉蝶。三白忍不住轻轻吐气去吹它们，蝶的翅膀动了，却并不飞走，蟑螂则足踏已呈微红的莛萝叶，细臂稍曲，作环抱状。三白抬头蛮有意味地看了芸娘一眼，心想，可真是聪明女人，再有谁会想到，用针去刺死蝉蝶之类的昆虫，在它们颈项那里系上细丝线，然后再悬于花草之间冒充活物呢！这样想着，三白便略略地有些走神，心思作出些游移的名状来了。

你听到了吗？芸娘见三白不答话，不由得又追问了一句。

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埂巷的老妇人来过了，她来做什么？

三白把临河的窗打开来。天是阴的，没有晚霞。对面沧浪亭的石桥那里坐了几个人，远远的能看见婢女小红也在那里，她挤在几个手拿马头篮的妇女中间，从装束上看，那可能是虎丘或者山塘那里的花农。

她来说房子的事情，听话音她倒是挺愿意我们搬过去住的。

芸娘走到三白的背后。窗开着，今天已经一整日没有开窗了。而现在，从开着的窗户那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对面的沧浪亭。暮色给它罩上了一层晕黄，虽然没有晚霞，却仍然是晕黄的，只是在黄的面，少了平日的微红而已。而这则更使眼

下的黄昏时分显得缓慢起来。就像石桥下面的水。这时能够看到石桥上一个挽着马头篮的妇女已经站起来了，有人买花，隔着帘子伸出来一只手。但因为隔离远，又是黄昏，那手的形状便看不分明了。



她说她能腾出一间卧室给我们住，朝南的，竹篱笆门，附近都是菜圃，还有个小池塘……

她当然会把自己的房子说得很好，这些人还不都是这样的。三白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芸娘的话，见她不服气地嘟起嘴，又接着说，当然，我可以先去看看，如果还有一点像沧浪亭的话，我们就搬过去住个一月两月的。

（南）

像沧浪亭？

是的。像沧浪亭。

听三白这样讲，芸娘就突然沉默了，不再说话。

天真的暗下来了。一到黄昏，冥色便如游丝覆盖。而总是在不经意中，夜便真的来了。两人临窗而坐，窗开着，略略吹进些晚风，还有一些非常细小的窸窣窸窣的声响，很像是从河对岸的沧浪亭那边传过来的。

那老妇还说了，芸娘整了整鬓边的茉莉花，又看了一眼身边的三白。那老妇说，只是她家那间朝南的屋子里，以前是看到过狐狸的，她说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在意。

哦。三白正有些无聊地分辨着外面的声音，听芸娘这样一讲，倒愣住了，狐狸？她说她那屋子里有狐狸？

是的。她就是这样讲的。芸娘用两只手托住下巴，像是尽力在回忆着什么似的。她说有一次她在灶头那里烧饭，刚起了灶火，就看见一只狐狸从屋子里穿过去了，脑袋小小的，尾巴很长。

她怎么就知道那是狐狸呢？三白觉得这事情倒有些趣味，

便又问道。

她当然知道。上些年岁的人都是认识这些东西的。芸娘把鬓边的茉莉花摘下来，放到鼻子上闻着，然后又戴上去。

哦，狐狸。三白觉得这话题不免显得有些阴郁，便又换作了欢快一些的口吻，他伸手摸了摸芸娘才用桃红花瓣浸过的头发，说道：狐狸，我倒是并不忌讳这些的，以后要是真的搬过去，只要不让它在卧室里跑进跑出的就行了，再说，只要你不害怕——

我倒是不会害怕的，芸娘抢着三白的话头，说，倒是今天，那老妇人坐在厅堂里与我说话，我让小红泡了新鲜的菊花茶来，小红拿了两杯，我便自己喝着，让那老妇人也喝。她坐在那里讲房子的事情，讲着讲着就说沧浪亭好，我说是呵，我也知道沧浪亭好，我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想着要换地方住的。她便不响了，接着就讲到了狐狸，她说她那老屋里是有狐狸的。我记得她说这话的时候天还很亮着，她是中午来的，天气又好，她就在那里讲狐狸长狐狸短的。我有些倦了，懒懒地听着，谁知道猛一抬头，一眼望见那老妇的脸竟是绿的，真把我吓了一跳，仔细再看，原来是沧浪亭岸边的那棵老树，叶子密密层层地遮下来，又给正午的日光照着，闹了个人面皆绿，幸亏得外面游人来来去去的，挺热闹，要不，那一眼我还真以为是遇上了鬼呢。

讲到这里，芸娘忍不住地想笑，她歪着头又想了想，便真的一个人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仓米谷

三白让小红取伞出来，一边回头对芸娘嘀咕说，这鬼天

气，暑日里还下这样的雨。

芸娘嘴里应着，又问三白拿了伞要到哪里去。

仓米巷。三白说，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，据说那儿有几处地方等着要更换房主的。

怎么又想着要到仓米巷去，芸娘停了手里正用麻油白糖拌着的卤腐，满脸不高兴地抬头望了望三白，不是说好了，先去埂巷看那处老妇人的房子吗？

是的，当然，埂巷那里当然也是要去看的。三白见芸娘似乎有些生气的意味，便伸手拍拍她的肩，像是哄小孩子那样地哄着。芸娘一别头，别人讲仓米巷有房子你就马上到仓米巷去，别人再说大井巷有房子你又马上到大井巷去，那我说的呢，你什么时候又听过我说的呢。

唉，也就只隔个一两日，我便过去，这还不行吗？三白喷了喷嘴，又哄了芸娘两句，便一手撑了伞，一手提着长衫的前摆，往石板桥上去了。

我知道了，你还是怕狐狸。

三白刚往前走几步，恍然听到身后传来芸娘的声音，连忙又回头，屋门开着，门口却并没有人，只有绿而油亮的几根柳条迎风飘着，雨下得并不大，却密集，密密麻麻地随着风势斜落下来，有几串滴在三白的脸上，倒也有着麻酥的凉意。三白不由得住了脚步。刚才确实是听到人声的，好像也确实正是芸娘的声音，那声音因着雨势风声，显得有些飘摇与单薄，但声音里确实还是滑过了这样两个字：狐狸。是的，狐狸，这点三白知道自己不会听错，至于组成句子的其它语汇，三白便不敢确定了，但不管怎样，三白确信，刚才确实有人冲着他的背影说了那样一句话，所以，在石板桥上，三白又站了会儿。

桥上有三两个人走过去。有一个三白认识，两人点点头，

打了招呼，那人手里拿着锅子，还热腾腾地往外冒着热气。三白知道那是去桥西点心店买点心的，小红也常到那里去买早点，那家卖的馄饨汤里有种调料，鲜美无比，有一次三白就与芸娘开玩笑说，那里面是搁了罌粟的壳与叶子的。芸娘不信，芸娘说那是原汁的鸡汤，起先她老看见店主起早在桥边杀鸡来着。三白就大笑起来，三白说，你可真是个傻瓜！那鸡是刚开始的时候杀的，等到做出了名气便不杀了，就放罌粟的壳与叶子，那比杀鸡可要来得有功效多了。然而芸娘还是不信，三白就只能摇头，觉得芸娘多少有些滞意，而滞意的女人难免就有着怀旧的嫌疑了。

想到这里，三白就觉得，刚才他身后的那个声音可能正是芸娘发出来的，三白知道，芸娘非常不情愿他到仓米巷去找房子，那是一条闹市旁边的横巷，那边的房子宽敞倒是宽敞，然而方方正正，无池无水，根本就是没有一点犹如沧浪亭畔的趣味的。但是，芸娘又为什么会那样讲呢，狐狸？三白皱皱眉头，心想，三天两头地老提狐狸干什么！芸娘什么时候也变得那样神神鬼鬼的呢，他们以前可是从来都不这样讲话的呵，再说，她当然知道自己是不会怕什么狐狸的，而离不离开沧浪亭、搬不搬到仓米巷去，又与狐狸有什么关系呢。

这样想着，三白觉得那种清明的心境一下子没有了，并且还感受到略微的烦恼。他撑起伞，顺着石桥走下去。这一路上大多是青石板的路，还有一条是卵石铺的，都在夹缝里集了细密的雨水，继而又生出湿腻的青苔来。而就在这些湿腻青苔的路面上走过一些时间以后，三白拐进了仓米巷旁边的一条巷子，敲响了其中一户人家的屋门。

三白的朋友王医生，正在院子的屋檐下面喂鸟，王医生是个略显肥胖的中年人，头顶有些谢了，却愈发显出平和憨厚的



富态，仿佛那人正是玄妙观里的陶泥做的，只是和得稀了点，掺进些水，从而导致的结果是重心下降，步幅微颤，但在视觉上却更有一种国泰民安、风和日丽的效果。见三白进来，王医生连忙让了座，一面满脸生辉地指着檐下挂着的一只鸟笼说：黄头！才买的，凶得很呢。

两人绕着鸟笼兜起了圈，正聊着话，有家人又拿了只装有“黄头”鸟的笼子过来，两只鸟笼背对背地拼在一起。刚一挨上，两只黄头扑腾着翅膀就冲上来了，隔着一层笼棚，两鸟相争，各不相让，啄头的啄头，咬脚的咬脚，不一会儿，地上便密层层落下羽毛来。三白看得有些心惊肉跳，回头却见王医生乐滋滋地捋着胡子，正在笼子前面踱着方步呢。

三白忍不住问道，你以前是养绣眼的，乖乖鸟一只，怎么现在倒伺候起这种好斗的东西来了？

好斗？王医生胖乎乎的脸蛋歪了点过来，看了看三白，唉，人都到了中年，也就只能看着畜生斗斗了。

三白便不说话。这时，雨渐渐停了，天阴晦着。王医生让人搬了藤椅出来，两人在院子里相对坐下。王医生笑眯眯地看着三白，忽然有了大的发现，说：咦，三白呐，你好像瘦了嘛，脸上气色也不大好，很有些阴气呐。

给他这样一说，三白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仿佛要找出一些站得住脚的理由——

还不是要找房子搬，烦呵。三白无奈地摇着头，继续说道：也真是，人到了中年，总觉得有些累了，这头那头都要忙，现在这房子又是当头的一桩，烦呐。

王医生见三白烦恼，连忙紧劝两句，又说，芸娘呢，芸娘可是个聪明女人，她倒是能帮你的。

三白端起桌上的茶杯，把浮在上面的茶叶吹开，喝了一

口，芸娘么，芸娘自然是好的，是的，芸娘自然是好的……

这样接连重复着讲了两三遍，三白竟然找不着接下去的话讲，既不能举例说明芸娘究竟好在哪里，又并不想着要把这话换一种方式来讲，这几乎让三白自己也感到了惊讶——自己怎么会对着芸娘产生这样的感觉呢，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呵！三白忽然觉得真的是很烦恼了，简直是烦恼死了，要知道，今天三白正是因了突然生出的不知名状的烦恼，才绕过了仓米巷，拐到朋友家来的呵，但是如果说三白是对着芸娘有什么不满的话，那确实又是与事实不相吻合的，三白明白，芸娘正是因为舍不得离开沧浪亭，才那样发发脾气，使点小性子的，但是，既然注定了要搬，那么也就只能下了决心在姑苏城里仔细去找。其实三白的心里又是怀着怎样的热望，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与那沧浪亭畔的住址有些相似的房子，然后与芸娘一同搬进去呵！

但是今天早上三白说要到仓米巷来，芸娘又为什么要那样呢，要知道，三白不论是去仓米巷还是大井巷，可都是为了去找房子，三白与芸娘的房子呵，难道芸娘倒是不懂这些的吗？还说什么狐狸！想到狐狸，三白突然就有些生起气来。这些天来，一只狐狸莫名其妙地挤到了三白与芸娘的中间，就像一片阴云。三白倒是更愿意芸娘像以前那样，生了气便捏紧小拳头，狠命地捶他几下，或者躲在房间里呜呜地哭，然后三白再假装负荆请罪地进去劝。芸娘若是使点小妖术或是脾气急起来，也会哇哇哇地讲上一通，譬如说，柳腰一摆，点了三白的鼻子：再去找个小老婆吧！当然，那轻轻一点，是如同风过柳絮般的，有着晓风吹过时的暖意与麻酥。再譬如说，嬉皮笑脸地指了院子里正浇花的小红：怎么样，怎么样，不错吧。但是这些三白都是心中有数，三白把它们看作夫妻间的调笑、磨

合，甚至于必不可少的情爱的润滑。但是狐狸就不同了。一讲到狐狸，那就说明在三白与芸娘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讲不清楚的事情。狐狸就是讲不清楚的事物的代表。至少在于三白看来是这样的。那么，再换一个角度来讲，也就是说，三白与芸娘的关系，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……

王医生见三白皱了眉头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就打着哈哈，说道：三白呐，人生在世嘛，总是免不了会有些烦恼事。还不就是房子嘛，依我看，沧浪亭好固然是好的，但那一带地势低，苏州这地方又多雨，雨季的时候，哎哟，苦不堪言，苦不堪言呐！我看呵，早早的搬出来也好，也好呵。

王医生边说边让家人端上饭菜，招待着三白吃午饭，三白谢了几句，又说要赶着去仓米巷看房子，刚才只不过是顺道过来看看老朋友的。正站起来要走，又给胖胖的王医生死拉着坐下：不吃饭怎么行！到了吃饭时间就是要吃饭。到了吃饭时间，天大的事情也要放下，不吃饭怎么行。王医生嘴里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串：要养生，要养生呐，苏州人是最讲究养生的。所以苏州人才活得滋润呵。三白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吃饭终究是头等大事。苏州人的老话可是有道理的！再说，还不就是换个房子嘛，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呵！三白，吃了饭再走，就这样讲定了，吃了饭再走。

给他这样一讲，三白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仿佛再不留在胖胖的王医生家里吃饭，自己便成了个恶俗的、毫不懂得养生之道的粗人，并且还有着与滋润平柔的苏州格格不入的嫌疑。这样一想，三白便在饭桌前坐了下来，这时，饭菜已经陆续拿上，三白一看，都是些吴中地带的家常菜，鲜嫩得很，看上去，清新可口，绿是绿白是白，娇黄绮红，竟有着吴中人家无可言传的宛转韵致，单单下酒的小碟子，就有花生米、发芽

豆、拌芹菜、萝卜丝、豆腐干、酱螺蛳等好多种。王医生一时兴起，说家眷倒是能唱很好的吴歌。说着就把年轻漂亮的王太太叫了出来，王太太倒很大方，与三白招呼过，就站在当院，莺莺燕燕地唱了起来，只听她唱道：

闷来时，到园中寻花儿戴。猛抬头，见茉莉花在两边排，将手儿采一朵花儿来戴。花儿采到手，花心还未开。早知道你无心也，花！我也毕竟不来采。

出太阳落雨

三白这顿饭吃下来，已经是下午光景了。王医生贪杯，喝多了些，让家里人扶到里屋去睡了，王太太用手绢给王医生擦着额头上的汗，一再地给三白打招呼说：他老是这样喝得稀里糊涂的，你可不要在意呵！

三白倒不由得有点尴尬，嘴上客套着哪里哪里，给你们添麻烦之类，心里则暗想，那醉酒可是最伤身体的事情，王医生嘴里养生养生的，怎么喝起酒来，倒像没命的样子，又依稀回忆着，刚才王医生喝酒的时候，那眼神醉态，在平和憨厚的富态之外，仿佛又加进了些别样的东西。正胡思乱想着，天上零星星又落下几滴雨。王太太忙着张罗人把院里藤椅之类的家什搬进房里去，院子里一下子又乱哄哄起来。三白赶忙也站起身来告辞，王太太客气，一定要代表王医生把三白送到巷口，三白推辞不过，两人就一起走了出来。

两人都各自撑了伞，王太太仍然一再地向三白道着歉，那道歉既真挚又客套，竟让三白有些搞糊涂了，今天，是不是王医生与王太太真的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自己？这想法一闪而过，夹杂着微醺时飘忽而感伤的心绪，三白忽然就觉得，脚下的小

巷子仿佛也在渐渐地浮动起来，空气中飘荡着浓郁的茉莉花香，三白使劲地用鼻子嗅了几下，那花香时浓时淡，忽远忽近，却是整个近不得身的诱惑。

就这样，三白晃晃悠悠地就到了巷口，站定身，三白真挚而客套地向王太太道着谢，他还非常幽默地说了句笑话，这笑话让王太太快乐地笑了起来，而三白却在眼梢里瞥见，原来王太太胸前的衣襟那里别了串肥白的茉莉，正随了王太太的笑声不住地抖动呢！后来的事情三白就有些记不清楚，三白感到有些头晕，三白想，那可能是酒力的缘故，三白虽然没有喝醉，但毕竟也喝了几杯，天气又热，酒力积郁体内，是很难发散的。感到头晕的三白觉得自己的嘴巴动了动，他张开了嘴巴，动了动，说了句什么话，但正是这一点三白记不清楚了，但好像又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话，那么三白就是对着王太太微微一笑——

王太太，你可真漂亮。

或许，三白真的是这样说了，当然，或许三白什么也没有说，他只是对着王太太讲了几句真挚而客套的话，便转身告辞了。但不论三白是否讲过什么，就在他转身准备告辞的时候，王太太突然呀地一声叫了起来。她指着天上，瞪大了那双漂亮的眼睛，用她唱歌似的好听的嗓音叫道：

你看，你看，出太阳了！

确实是出太阳了，而且不仅仅是出太阳，而是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。雨一点都没有变小，灰蒙蒙的很有密度，像一张网。也像无数的银针。太阳却是耀眼的，有着灰色的衬托，它忽然显出明晃晃的亮度。单纯有太阳的时候，绝对不会想到太阳会是这样的太阳，单纯下雨的时候，也绝对不会感觉雨竟然会是这样的雨。一时间三白也有些呆滞，看着眼前的光影晃来



晃去，街巷顿时就有着不真实的意味了。仿佛整个的就是朵大而白的茉莉，人与物都笼在其中了。

出太阳落雨呀。三白听身边的王太太小声地说道，我还是在小时候看到过一次呢，那时候我母亲对我说，这种出太阳落雨天，可不要出门去呵，会看到奇怪的东西，碰到奇怪的事情的。

碰到奇怪的事情？

我小的时候，对门邻居家有个小男孩，据说就是在一个出太阳落雨天出去玩，他跑到一个树林里去了，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大家都说他可能是碰到狐狸了。

碰到狐狸？三白觉得心里突然凉了一下。

那时大人们都说，在这种天气里要是遇到狐狸，就再也不想回家了。他们还说，狐狸其实就住在彩虹的下面。

说到这里，王太太非常俏皮地对三白做了个鬼脸，回过身，撑着伞就跑了。

三白一时没有回过神来，他只是一个劲地想着刚才王太太说的那些话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又说不清到底有意思在哪里，觉得话里似乎有话，却也讲不明白那话里面的话究竟是什么，但有一点三白却是清楚的，即使说在出太阳落雨的时候出去，会看到奇怪的东西，碰到奇怪的事情，那也只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而现在的三白，只要刚才的那种微醺一过，便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，现在的三白只是想着在这街巷里寻找一处房子，像王医生说的：地势高些，雨季时不要引起太多的麻烦，像芸娘嘀咕的：四面有些水，具备着野趣，最好还要与沧浪亭有着一些相似。至于三白的私心里，则还希望着，那地方在夏天的时候能够闻到些茉莉花香，时浓时淡，忽远忽近的——

当然，不管这种种的愿望都是些什么，三白对于自己今天

要做的事情还是清楚的，三白具有着明确的方向与目标，所以说，这时候的三白是不会害怕什么出太阳落雨的传说的。



阿明师傅

三白出了王医生家的巷口，向右手拐弯，就上了一顶石桥。桥墩上刻着小石狮，两个小孩上上下下地跑来跑去，嘴里呼呼地叫着。桥下一只乌篷船正泊在桥洞那里，船娘昂了头，招呼三白买她手里的莲藕。

佛
陶

正是苏州安静的下午时分。所有的声音都隐藏在安静的后面。声音也是安静，也是似乎一忽儿便要隐去的。譬如说那两个桥上桥下跑着的孩子，就在三白下桥后回头张望的时候，便发现他们已经不见了。三白继续往前走着，走过一个花鸟集市，几家估衣店，那招牌上都一律写着“××衣庄”。因为正是下午，一家估衣店里正进行着“喊衣裳”的节目，几个伙计在店门前的小台子后面站着，一件件抖落着叫卖的旧衣裳，还有些隔年的年画，也灰蒙蒙地挂在那里，三白眼梢里瞥见一张《一团和气》，觉得那颜色图案倒也很有些喜庆的意味。

然而，走着走着，三白渐渐地觉得有点不对了。他慢下了脚步。三白记得仓米巷正是应该这样走的，虽然刚才王太太送他到巷口时，他本来应该向左手转弯，那么旁边那条巷子就是仓米巷了，但是三白看到那边有户人家正在出殡，好多头戴白花、腰里扎着孝带的人哭哭啼啼地围成一团，于是三白就绕道而行了。但三白知道，在那条巷口往右转以后，过了一顶石桥，再走过一条卖杂货的巷子，然后从一座八角塔的后门穿出去，就到了仓米巷的另一段了。但是现在，三白觉得这路走得好像有些不对了，首先，那座八角宝塔一直没有出现，它好像